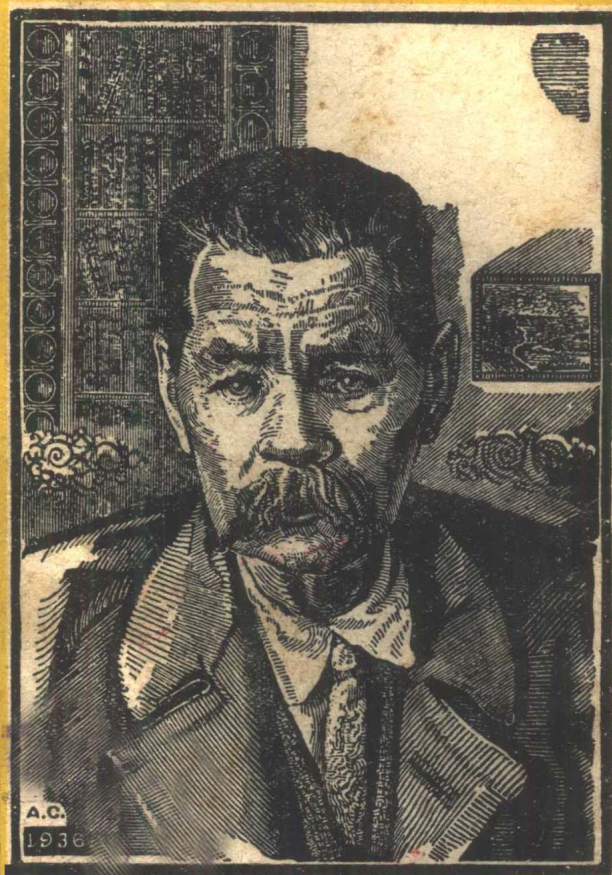


高爾基

韜奮編譯



革命文豪
高爾基



譯編 查 韜



1946

革命文豪
高爾基

每冊實價國幣

原著者

美·亞歷山大·康恩
(Alexander Kaun)

編譯者

韜 奮

出版者

穆書出版社

總經理

生活書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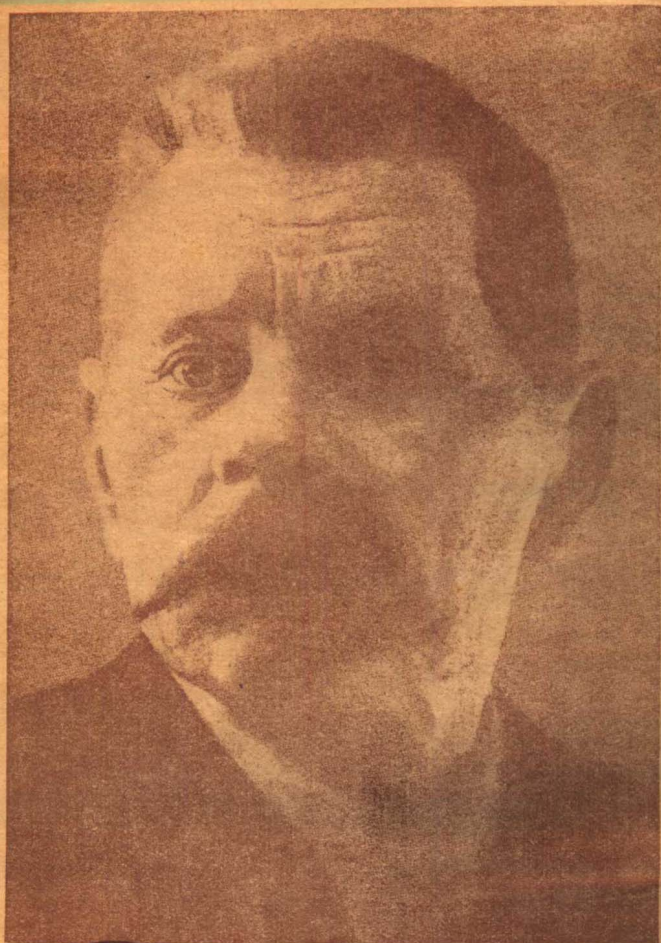
重慶·上海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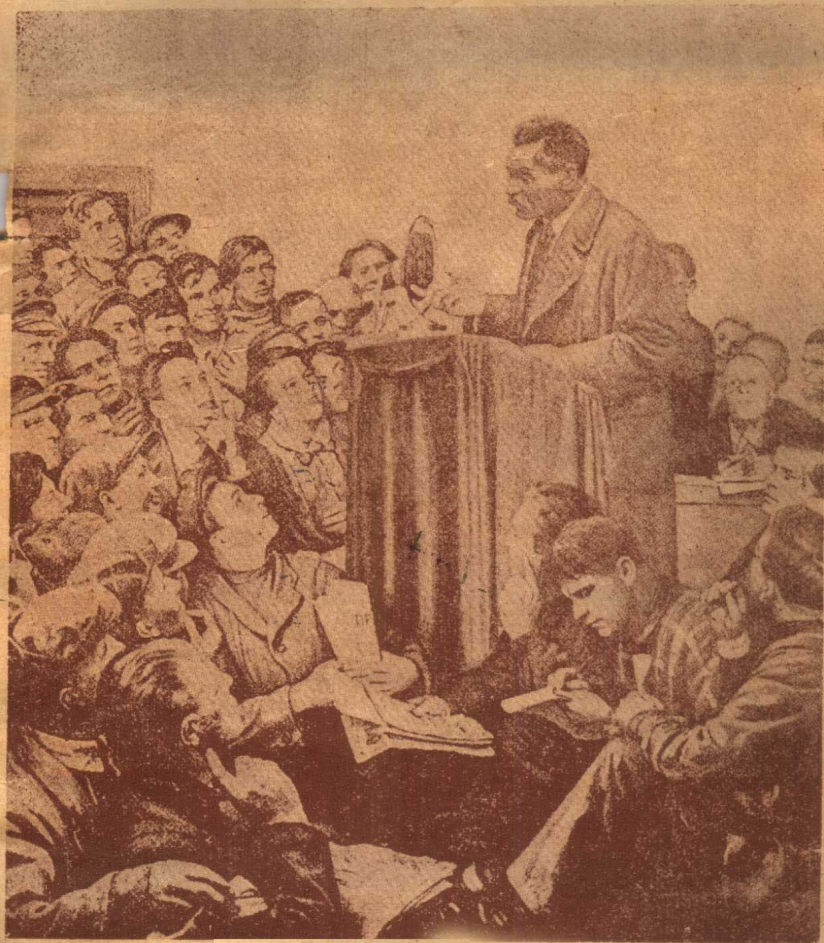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四月出版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三月第一版

(63) S. 1-3000

CAD70/04



基 爾 高



高爾基的演講

勃羅特斯基畫(1928年)

目次

第一編 兒童時代

第一章 五歲做了孤兒.....	一
第二章 外祖父的家裏.....	七

第二編 幼年時代

第三章 第一次的職業.....	元
第四章 在繪圖師家裏.....	二
第五章 逃到伏爾加河.....	五
第六章 又到繪圖師家裏.....	九
第七章 神像店裏.....	九
第八章 監工.....	九

第三編 青年時代

第九章 到喀山去.....	六
第十章 在一個農村裏.....	九
第十一章 做守夜.....	一〇
第十二章 回到故鄉.....	二九
第十三章 漂泊到提弗利司.....	三一

第四編 由漂泊者到著作家

第十四章 重返故鄉..... 一六

第十五章 在薩馬拉..... 一七

第十六章 最後的一助..... 一八

第十七章 勝利與聲譽..... 一九

第五編 革命的漩渦中

第十八章 革命的前夕..... 二〇

第十九章 紅星期日..... 二一

第二十章 亡命國外..... 二二

第二十一章 回到俄國..... 二三

第二十二章 革命運動的參加..... 二四

第二十三章 主持新生活日報..... 二五

第二十四章 努力於文化的拯救..... 二六

第六編 近幾年來

第二十五章 殷切盼望中國..... 二七

編譯後記..... 二八

高爾基著作一覽..... 二九

第六版修訂後記..... 三〇

第一編 兒童時代

第一章 五歲做了孤兒

物質的環境支配人的力量誠然是很大的，但是人對於環境——無論是怎樣黑暗的環境——的奮鬥，排除萬難，不安協的奮鬥，也能不致為環境所壓倒，所湮沒。我敘述高爾基的生平，時時在我的腦際引起這樣的感想。

高爾基所能追憶的最初的印象，就充滿了他一生和艱苦為緣的預兆。當時他纔五歲，和父母同住在阿斯特拉罕（Astrakhan）。該地為通達歐亞兩洲的孔道，向以漁業著名，因一般平民的不衛生的生活，虎列拉疫症盛行；高爾基患着這病，幸而漸漸的痊愈，不幸又染給他的父親，一病不起。他只見他的父親的屍身躺在地上，不明白為什麼他的父親的平日令人感覺愉快的眼睛緊緊地閉着，上面並用了銅板遮蓋着；也不明白為什麼他的母親平日總是恬靜而整潔，那時衣服卻僅穿上一半，披着散髮，淚如泉湧地替父親梳頭。同時他瞥見一個向來見過的人也在房間裏，使他一肚子懷着鬼胎的，是這個人生着一個輕鬆柔軟的大鼻子，黑的頭，和她所說

出的怪有趣的話。這不是別人，就是他的外祖母，對於高爾基的一生有很重要影響的一個人，這是後事，隨後再談。當葬墳的人剛把屍身抬出去的時候，母親忽覺腹中劇痛，原來她有了身孕，適在此時分娩。高爾基看見一個好好的，會緊閉着眼睛，不動，已覺得是一件莫名其妙的神祕，他此時躲在一個箱子後面，由那裏眼巴巴的望着另一件神祕，見有一個人產生出來。他其次所能追憶的，是當着一個雨天，和外祖母同在一個墳上送他的父親下葬，看見一個深坑，低下軟泥中放着一個黃色的棺材，棺材蓋上有幾隻田雞在跳躍着。外祖母哭得好哀。這個五歲的小把戲，看見大人們哭，又覺得奇怪；尤其覺得奇怪的是外祖母問他爲什麼不哭。因爲在此時以前，家裏的大人們總是常常訓戒他不要哭。

當他們離開墳墓的時候，外祖母問道：「你爲什麼不稍爲哭一下呢？」

高爾基說：「我不覺得好哭。」

「好，你不覺得好哭，就不必哭罷。」外祖母輕微的喃喃的說着。

高爾基對他的父親的印象是很模糊的，但是從他所著的兒童時代一書以及自傳裏面的零星散見的記述，我們可以知道他的父親至少有一個特性和他的兒子是相同的，那就是大膽的、不安協的精神。他的祖父是尼哥拉斯第一的一個橫蠻的兵士，他的父親在兒童時代就由他的祖父家裏逃出過五次，他的祖父帶着獵狗在西比利亞的樹林裏追趕他的父親，趕到之後，便把他的父親鞭撻得幾乎死去。終於經過許多的冒險和苦楚，他的父親在十六歲的時候逃到尼斯尼諾伏格拉城（Nishni Novgorod）從一個木匠師傅當學徒，四年之後，成爲一個細木工人，家具商，屋內裝飾的工匠。在他的店鋪的隔壁有一家姓嘉西林（Kashirin）開的洗染衣服店，因相處毗鄰，麥仙·皮西科夫（Maxim Peshkov）——高爾基的父親的名字——便和那家的女兒

佛發拉·嘉西林 (Varvara Kashira) 發生戀愛。這一對伉儷，便是原名阿勒賽·皮西科夫 (Alexey Peshkov) 而以筆名高爾基 (Maxim Gorky) 聞名於全世界的革命文豪的父母。

他的外祖母常在漫漫長夜裏把她的歌曲、神話和關於往事的美麗和智慧的回憶，灌輸到小小高爾基的急於求知的腦裏去。她會在這樣的一個長夜裏，把他的父親的求婚和結婚的情形說給他聽。有一天她和她的女兒佛發拉在果園裏拾取覆盆子，麥仙忽來向佛發拉求愛。他由籬笆上爬過來，走近她們，同在蘋果樹下走着。當時他的父親穿着一件白的外衣，毛絨褲子，赤着腳，不戴帽，頭上有一條皮帶束着頭髮，舉着印度的式樣。他並未經過什麼導言，就突如其來的向他的女兒求婚。佛發拉躲在一顆蘋果樹後面，紅霞雙頰，不勝嬌羞，和她的手上所拾得的覆盆子一樣。依外祖母當時看來，這個求婚簡直是笑話，是毀謗。爲什麼呢？因爲佛發拉的父母是從伏爾加河駁船夥計的苦楚生活慢慢的爬升到一個洗染衣服店老闆的崇高位置，是一位受人恭敬的公民，而目連着榮任三期的洗染業公會的會長，有了四所屋子的財產。他素有志願要把他的漂亮的女兒嫁給一個貴族，增光門楣。所以這個時候，外祖母看見這位西比利亞的漂泊者那樣魯莽求婚，爲之極度失措。她將要舉手把他打一頓。剛在這個當兒，佛發拉挺身出來自承她和麥仙實際上已結婚了好幾時了，請求她的母親准許追認，由一個牧師正式替他們舉行婚禮。外祖母這個時候怎麼辦呢？她像煞有介事的把這對肆無忌憚的男女假打一頓，然後替他們布置一種祕密的婚禮。但當她看着麥仙和佛發拉剛乘着車子往教堂去的時候，有些好事的流氓卻把這個消息傳給外祖父知道。這位驕慢的洗染業公會會長聽見了大發雷霆，咆哮吵鬧，立刻招集他的兩個兒子，偕同報告消息的人和馬車夫，叫他們都備好武裝，並吩咐把馬車駕好，準備追逐那對淫奔的男女。據外祖母告訴高爾基說，在這危急之際，全靠保護佛發拉的安琪兒啓示她執行這樣的救急法：她拿到一把刀，把

車上的皮帶割了一段，使在途中要突然斷壞。果然，後來到了中途，出了毛病，追趕的幾個人幾乎跌死。他們停頓着費了許多時候修理，等到修好趕到教堂的時候，佛發拉和麥仙的婚禮已經舉行過了，於是接着就是一頓混戰，結果麥仙打得很好，遠非他們所能及，把他們都打退了。外祖父對佛發拉大呼從此永訣，不再認她做他的女兒。他老人家回到家裏之後，又把氣出在外祖母身上，把她打罵一頓。她呢，只忍痛呻吟，不敢說一句話，她想什麼事總要過去的，註定的事總是避不掉的。她以為怨恨不過好像冰一樣，到了溫暖的時候便消化了。

外祖母的好心腸所散射出來的「溫暖」能把冰山都消融了，她的暴躁如雷的丈夫後來居然也軟化了下來，允許這對新婚的小夫婦和他們同住。高爾基就是在這個地方於一八六八年三月二十八日生的。外祖母後來和高爾基談起當時她的女婿和她同居時的相得情形，追念前塵影事，還不勝唏噓歎息，因為她很愛他，比對她自己的兩個野蠻的兒子密凱爾(Mikhail)和亞科夫(Yakov)愛得多了。麥仙的為人，也的確可愛。他的兒童及幼年時代雖經過許多愁苦，但是他的天性，卻是愉快活潑而慈愛的，尊重自己，並尊重別人——這在當時的環境中實在是極難得的特性。他的儀表秀美，體格雄偉，聰明而伶俐，使得生活輕易愉悅而圓滿，有歌有舞，夾以諷而不虐的談笑風生。他對於外祖母特別忠誠，每挽着她的臂膀，對佛發拉開玩笑，宣言他更喜歡她的母親。

但是這個可愛的麥仙卻被他的兩個舅子所懷恨，也許因為他們缺乏麥仙那樣使人親愛的特性，並且嫉妬他也分有一份父親的遺產。他們兩人把他騙到一個充滿冰塊的河濱，假說開去滑冰，到了之後卻把他推到冰洞裏面去。當他要爬上來的時候，他們竟忍心用很重的靴根踢打他的手指，儘量得極力設法飄流着，等他們去了之後再上來。後來那兩個殘忍無比的舅子相信他已溺死了，纔去，然後他費盡氣力，很痛苦的爬到冰塊上。

商，勉強捱到一個警察所。警察把白蘭地替他摩擦，送他回家。當時他已冰得全身發藍紫色，手指皮破血流，兩鬢頭髮已變白色了。但他在警察所裏卻很謹慎的不把這個慘劇的原因給警察知道，假說是他自己失足跌下去的。外祖母和佛發拉知道了當然不答應，打了密凱爾和亞科夫幾個耳光，外祖父也囑令他們向麥仙賠不是，求他饒恕。但是麥仙對他們並不懷恨，只在養病的幾個星期裏面偶爾對外祖母說過幾句這樣的埋怨的話：「他們爲什麼這樣的待我？我有什麼事對不住他們呢？到底什麼緣故，媽媽？」不久之後，他得着一樁生意，因爲俄皇會駕臨阿斯脫拉罕，要在那個地方造一個凱旋門以資紀念，他得着這樁建築的生意，於是便帶着家眷離開尼斯尼諾伏格拉而到阿斯脫拉罕，辦事在佛發拉當然覺得異常的愉快。不料幾年之後，麥仙竟因受着高爾基染給他的虎烈拉疫症而一病不起，外祖母乃奔往該處把他的家眷帶回尼斯尼諾伏格拉。這時候高爾基纔五歲，途中大覺旅行之樂，山船旁圓洞中縱覽伏爾加河兩岸的風物，吸收了許多新印象。他此時不知道失了父親之可哀，只覺得奇怪的，是在途中他的尚在嬰兒時期中的小弟弟的屍身，因爲母親的遺腹子竟在中途物化，他們打算這艘船一停泊到薩拉托夫（Saratov）的時候，就把他安葬。

高爾基追述他的父親，總暗示着愛，甚至覺得自豪，並充滿着同情。但講到他的母親，雖則他知道她的時間更久，而且關於她的記憶也更清晰，可是他追述他的母親，總含着悲痛的好奇心，始終自疑他對於母親的理會的能力。佛發拉對於她所首生的孩子的情愛似乎並不濃厚，有許多時候她不是離開他，便是對他淡淡得很，這是她的孩子所深切感覺到的。也許他的母親覺得她這樣慘慘的境遇，都是由於他的原因，因此不免心裏懷恨。母親到了娘家之後，外祖父對於這青年孤孀的暴燥行爲雖加以容忍，但他仍想執行俄俗賦與的無上父權，他想強迫她再嫁給一個家道小康的鐘錶匠。在高爾基所描寫的許多奇異人物裏面，這個想吃天鵝肉的鐘錶匠

也在裏面。他是一個靜默的，禿頭的，只有一隻眼的人物，穿着一件長的黑外套。『他常來坐在房間的一隅，把頭擱在一邊，用一個手指撐着他那剃鬍子剃出裂口的下巴。』他的皮膚頗黑，兩眼呆望着人，尤其特別。他很少說話，常常重複着說：『不必麻煩，不要緊。』小高爾基在他面前覺得很不舒服，常用好奇而夾着恐怖的眼光對他望着。他的外祖父雖多方威迫母親嫁給這個鐘錶匠，她堅決的拒絕，終亦莫奈她何。母親的身世，在高爾基著作中零星見着的卻也很悲慘的。她原是一個很強毅，美麗，富有獨立性的女子，但後來竟由她自己選擇而遇人不淑，以致潦倒終身。她後由自己選擇再嫁給一個大學生，名叫馬克錫莫夫（Eugene Maximov），他是個貴族。這樣的一個聰明的女子，會自願嫁給那樣一個虛有其表的小人，除了虛榮心外，得不到別的解釋，無非是紳士階級的環境引誘了她。她隨着她的丈夫到莫斯科去，但不久他把所有的財物都輸在賭博裏去，他們不得不回到尼斯尼諾伏格，過着極窘迫的生活。高爾基當時和他們住在一起。他看見他的母親從前是個出類拔萃的美麗的母親，此時似乎一變而為另一種的婦人，變成了一個多愁善感的懦婦，橫受她的丈夫的詛罵譏諷，忍辱含垢，飲泣吞聲。他那個小小的心坎，不禁為他的母親感覺異常的苦痛。她的精神和身體都為着心緒混亂而頹唐憔悴。而他的後父竟變本加厲，公然譏笑他的懷孕的妻子的身體形狀，並不掩飾他和其他婦人軋姘頭，最後竟照通常俄人待遇妻子的辦法，時加鞭撻痛打。我們從高爾基所著的追述中，可以看出他在當時對於母親所受的侮辱，只居於一個無能為力的旁觀者地位，其慘苦為如何。他對於他的母親的愛，隨着她所受的苦楚而俱增，但是她的冷淡態度不許他親近。她很少對她的兒子表示真正的愛。有一次他在隔牆聽見母親因為後父又打算要到他的姘婦那裏去，力加勸爭。他聽見母親抽抽咽咽的哭着，並時時咳嗽——她的肺部已患了癆病，不久以後就因此病而死的。高爾基一直在隔牆聽着，忽然他聽見打的聲音。他衝過去，看見母親跪在地下，背和臂

靠在一張椅上，頭往後仰，胸部挺出，喉中慘呼着，眼光閃爍可怕；而後父卻穿着一件耀武揚威的新制服，用他的長腳對準她的胸部踢去。這個孩子憤不可遏，在欄上抓着一把刀，用盡氣力狠狠的向着他刺過去。總算他的後父的幸運，被母親極力把她的丈夫推開，結果那把刀只撕破了他的外衣，擦破些他的皮膚。當夜母親到高爾基所住的近窗邊的狹隘的地方，抱着他吻着，抽抽咽咽的哭起來，且哭且嗚咽着說道：「你要饒恕我，我覺得犯了罪。」當她責他不該刺擊他的後父的時候，高爾基很鎮靜的對她說，他當時打算先刺死馬克錫莫夫，隨後刺死他自己。這個六歲的孩子，已抵禦過不少的暴行和卑劣的行爲，他的這句話卻是字字老實，敢說就敢做的。

關了這個禍之後，高爾基不得不回到他的外祖父的家裏去。不久他的母親也回來，帶着她的患病的嬰孩，過她寂寞苦痛的殘生。高爾基十歲的時候，她就因肺病而死了。她逝世之後，那個嬰孩也活着不久，雖有高爾基愛護照顧他。

高爾基的兒童時代幾全在他的外祖父的家裏，我們在下章裏面將要談談嘉西林的家族狀況。

第二章 外祖父的家裏

高爾基對於他的外祖父母的追憶，比對於他的父親來得完全而明晰，因為他和外祖父母相處的日子久些，參加他們的日常生活也親密些。他對於嘉西林家族情形的追述，尤其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嘉西林的家族，無論是其中的個人，或是當作一個集體看，都可反映當時俄國一般人民的生活，複雜和矛盾，仁愛和野蠻，宗教和

德性，粗犷和美麗，形形色色，歷歷如繪。

高爾基五歲失父之後，就和外祖父母同住。他最初就感覺到的是外祖父母的外表和內心都有很大的差異。在他追述中最初所記憶的，是在死父屍旁挽着外祖母的手，當時但覺得她是個「圓圓的大頭的婦人，生着一副奇大的眼睛，一個好玩的輕鬆的鼻子，全身穿着黑的，軟的，怪有趣的。」他立刻覺得她可親近，覺得她可愛。他看她在母親生產小弟弟的時候，在他的父親安葬的時候，在伏爾加輪船裏面，由阿斯脫拉罕動身往尼斯尼諾伏格拉的途中，處處表現她的力量 and 同情，他對於外祖母的羨慕益增加起來。至於他對於外祖父的最初印象呢，據他說當他們到了碼頭的時候，外祖父領導着嘉西林家人來迎接，他看見外祖父是「一個小小的枯萎的老頭兒，穿着一件長的黑外衣，生着短鬚子，紅得像金子一樣，一個尖銳的鼻子，一對綠眼睛。」這個老頭兒對於高爾基的批評，第一句便說他的頰骨像他的父親。這也許是這個老頭兒覺得高爾基的父親非他同類，於是妄生猜疑，覺得和他隔膜。現在批評高爾基的頰骨像他的父親，不過反映他對於高爾基也懷着一肚子的鬼胎。當時小小的高爾基也覺得對於那一羣人合不來，尤其覺得討厭的是外祖父。

外祖母使高爾基終其身愛她。照高爾基所描述，外祖母也的確令人最愛。軟軟的，圓圓的，宏量的，簡易的，直率的，她對世界，自然，和一切衆生，都只有驚奇與愛。她所說的話所做的事，都使人稱心適意。在途中船面的時候，高爾基就覺得和慈祥親愛的她接近，精神爲之抖擻，心神爲之快慰。她能使和離接近的人都消除怨恨和卑鄙，就是船上粗犷的水手，由於她的和愛與幽默，也都被她克服。尤其使高爾基傾倒的，是她所告訴的種種故事。無論她所談的是關於鬼怪妖魔的故事，或關於聖人戰士的野史，或關於她自己往事的追憶，高爾基都聽得如癡如醉，心神向往，聽完一樁，又要她再說一樁。高爾基曾經說過：「她對於世界的，不夾私己的愛，使我對於困苦

的生活增高着充滿着堅毅勇敢的態度。」

高爾基五歲後的生活無時不在艱苦困難中，確實需要貯蓄有堅毅勇敢的精神，纔能應付抵抗，不致被驚濤駭浪所沉沒。五歲以前，在他的父母庇蔭之下，草着充滿愉悅慈愛的生活，五歲以後，便陷入怨恨猜疑和粗暴的環境中了。這個五歲孤兒的兒童命運固已慘苦，就是他的幼年 and 青年時代也一樣的苦困，總而言之，他所遇的環境，在常人只有摧殘自尊的心意，損壞創造的能力和個性。假使沒有外祖母的提攜誘掖的力量，誰敢說阿勒賽皮西科夫後來竟能一躍而爲名震寰宇的高爾基呢？

這個早慧而富於觀察力的孩子，到了外祖父的家裏不久之後，他就感覺到他的那位外祖父的家裏「是浸在彼此互相敵視的熱霧中，大家和大家作對；不但成年人染了這樣的惡習，就是小孩子們也參加在裏面。」後來他還知道，當他們從阿斯騰拉到的時候，他的兩個舅舅，密凱爾和亞科夫，尤其不高興，咆哮吵鬧，要他們的父親立刻把家產分析，這裏面包括佛發拉的嫁奩，因爲她當時算是秘密淫奔，曾被老頭兒扣留未給的。關於這次的吵鬧，高爾基後來曾有下列一段繪聲繪影的追述：

「我們到了不久以後，大家正在廚房樓上用膳的時候，一頓大吵鬧爆發起來。我的兩個舅舅突如其來的跳起來，把身體伸出靠在樓上，開始對着外祖父咆哮謾罵，切齒痛恨，把他們的身體搖搖得像狗一樣。外祖父也爲之大怒，而紅耳赤，拿着木製的湯匙向樓上亂打，急叫得像公雞一般：

「我要把你們驅逐出去，一文錢不給！」

「外祖母愁眉雙鎖，苦痛萬狀，對老頭兒說道：『父親，索性把一切都給他們，那末你可得安閒了，把一切都給他們吧！』」

「『不許胡說，你這個縱容罪過的人！』外祖父雙眼炯炯的閃着，高聲急叫。所可奇怪的，是以他那樣的小個兒，居然能够那樣急叫得使人震得耳聾。」

「母親從樓旁立起來，不慌不忙的走到窗下；背轉過來，背着我們許多人。」

「倏然間舅舅密凱爾舉起他的手背打他的弟弟的臉。這位弟弟便咆哮着抓住密凱爾不放，於是他們倆就扭着同在地上打滾，彼此怒罵着，哀哭着，詛咒着。小孩們也開口大哭了。舅舅納塔利亞（Natalia）正有孕在身，銳聲狂號；我的母親急急的攙抱着她，把她拖開到別地方去；笑嬉嬉的麻臉的僕婦郁真尼亞（Eugenia）把孩子們就趕到廚房外面去；櫥子都打得天翻地覆了；年青肩闊的學徒齊根諾克（Tsiganok）直坐在舅舅密凱爾的背上，同時工頭古立哥利（Gregory）一個禿頭有鬚戴著黑眼鏡的脚色，靜悄悄的用一條毛巾縛着舅舅的兩手。」

「舅舅密凱爾伸長着脖子，用他的黑鬚子在地上亂擦，喉嚨裏亂嚷得可怕。此時外祖父圍着櫥子跑，很痛苦地急叫着：

「『哼！這算是弟兄！這算是骨肉！哼！你……』」

「至於我呢，在爭鬧開始的時候，我就嚇慌了，拚命爬到窗上去，從那個地方，我很害怕而驚異的看見外祖母怎樣替舅舅亞科夫被銅洗衣架打傷的臉上的污血洗去，又看見他還頓着腳哭着。外祖母大聲哭喊：

「『叛徒們，野蠻人，醒醒吧！』」

「外祖父手拉着在爭打中撕破的襯衫，對外祖母喊道：

「『好，老醜婦，你替世界上生出了好畜生！』」